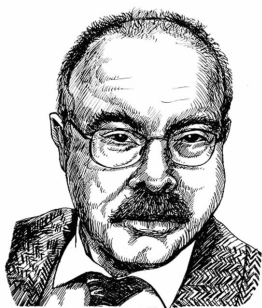


2012 年的美国、中国和俄罗斯： 国内政治变化和外交政策

德米特里·特列宁 / 文



导读：2012 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几个主要国家都将举行大选和领导层换届。其中，有三个国家特别突出，即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国新的或再次当选的领导人如何理解其国际利益和责任将对未来几年的国际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认为，俄罗斯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推动俄罗斯走上发展之路。为此，就必须处理腐败问题，因为腐败已经是当前俄罗斯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外交领域，普京可能顺利推动建立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这意味着对美关系去军事化，推动同中东欧和解，同时在亚太奉行一种稳健而审慎的战略。

中国方面，第五代领导集体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国内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国仍然需要一个总体友好的环境。如果北京对其邻国采取一种消除疑虑的政策，那么此举就会增强中国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地位。相反，任由同邻国的纠纷发展到激烈的口水战会导致这些邻国寻求美国的保护，从而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

美国方面，在奥巴马和罗姆尼之间进行选择无疑是明摆的事实。然而，在这种选择之外，还有一个更根本性的选择——这种选择关涉美国的外交政策，追求其外交目标使用的手段和方法，以及基于对全球环境的发展趋势截然不同的理解所制定的战略的质量。本文呼吁美国的政策在本质上应是战略性的，并做出适当的调整，以帮助理解昔日的对手俄罗斯和当前的挑战者中国。

2012 年将发生许多重要的选举和权力更迭。3 月，普京第三次赢得俄罗斯总统大选，并于 5 月正式行使总统权力。10 月，中共“十八大”将开启第四代领导集体向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权力交接过程。11 月，奥巴马将迎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挑战。每一场选举的结果都将对各自国家的外交政策，更广泛地来说将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同的是，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已不复存在。美国仍然是世界超级大国。中国的实力正急剧上升，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国防预算仅次于美国，名列全球第二位。中美关系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先是经历了十年痛苦且通常是混乱的变革，之后又经历了十年的稳定时期，但近期几乎陷入停滞，尚未启动现代化进程。就地缘政治和战略方面来看，俄罗斯仍然相当重要，北京对俄罗斯的了解似乎普遍高于对美国的了解。

一 俄罗斯：普京第三任期的前景

历经 2000 ~ 2008 年两个任期和 2008 ~ 2012 年的“摄政”时期之后，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统治遭到愤怒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发生在莫斯科，但并不止于莫斯科，这使得普京费了很大努力才得以在第一轮胜出。普京的对手甚至宣称自己获得的选票超过 50%。事实上，俄罗斯当局也承认，普京在莫斯科的支持率低于 50%。

一系列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显示了俄罗斯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觉醒，这导致政府做出了许多重要让步：允许更多的政党存在，直接选举州长，以及提高媒体自由度，从而大大松动了国家的政治制度。但与此同时，政府也明确表示，任何革命行动都将被消灭在萌

芽状态。在莫斯科的一张海报上，普京正持剪刀剪掉“革命”（revolution）一词的首字母“r”。

大选之夜，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集会上，普京向其支持者发表演说，声称自己战胜了那些试图削弱俄罗斯主权和独立的人。普京及其竞选伙伴指控美国国务院资助参与监督选举的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美国人对此并不隐瞒，他们表示此举是支持俄罗斯公民社会的成长。然而对克里姆林宫而言，这种支持是对俄罗斯内政的干涉，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随之采取了反制措施。2012 年 1 月，抵达莫斯科的美国驻俄罗斯新任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Anthony McFaul）被俄罗斯媒体抨击为“政治技师”，即政权更迭专家。俄罗斯政府正竭力阻止国内反对派同美国大使馆过于密切的接触。

正忙于本国总统竞选的奥巴马政府刻意不公开祝贺普京获选，而只向“俄罗斯人民”表示祝贺。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认定：普京真正的民意支持率足以让华盛顿承认他是俄罗斯的合法领导人。俄罗斯大选后不久，奥巴马就与普京通了电话，表达了与这位当选总统的合作意愿。白宫甚至巧施外交手段，将 2012 年 5 月 G8 峰会的会址从芝加哥迁到戴维营，以避免普京参加完 G8 峰会后不能留下来继续参加随后在芝加哥举行的北约峰会而陷入尴尬。在大多数北约国家，特别是德国，对普京当选的认可度高于美国，但美俄在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上迟迟未解决的分歧使 2012 年的俄罗斯—北约峰会很难富有成效。

从历史上看，如果普京能够重新启动俄罗斯的经济的发展，那么他就只会成功不会失败。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大发展。丰富的资源和苏联时代工业的实际崩溃，导致俄罗斯经济几乎完全依赖石油价格。原材料出口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 1/4。与此同时，俄罗斯消费品、高科技产品严重依赖进口。用普京的话来说，俄罗斯的经济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主权或福祉。普

京在围绕不同问题发表的 7 篇竞选宣言中表示，他的目标是以新技术为基础实现俄罗斯的再工业化。他深信没有正经的产业就不会有正经的国家。一个特别工作组绘制的、名为“战略 2020”的蓝图就包含了一个更全面的、重振俄罗斯经济的路线。

普京的政策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制药、高级化工、复合材料和非金属材料、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他支持国家在推动建立大型国有公司和联合控股公司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因为这将恢复俄罗斯在几个关键领域的地位。普京的目标是：让俄罗斯工业创造先进的技术，让俄罗斯教育制度成为国家经济的创新来源。时间将检验当前的政治和经济计划能否实现这些宏伟目标。除了这些物质目标，未来几年还将提出其他目标，如重新追寻俄罗斯更具广泛意义的目标及俄罗斯重新担当国际责任。普京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东正教徒，他所认同的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欧洲，而非当下的“欧洲”；同时，他也是一个俄罗斯的爱国主义者，竭力提升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普京认为，国际体系充满了激烈的竞争，而他做好了参与竞争的准备。他的口号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到 2020 年，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并能够奉行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这里的“独立”，是指财政上有偿付能力，军事上安全，与世界主要大国同时又是俄罗斯邻国的中国和美国建立平等的关系。这就是俄罗斯精英渴望自己国家成为的“大国”，由此为莫斯科外交政策定了基调。

有普京任总统，莫斯科将坚持“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坚持“非常谨慎”原则，即在国际关系中有限制地使用武力，坚持国际法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种策略使俄罗斯在一系列问题上都与美国相抵触。在欧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普京奉行强硬路线，因为他认为该系统同“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原则相悖。他坚持要求，美国未来在欧洲的任何部署都不应当对俄罗斯的战略核威慑带来威

胁，甚至是极小的威胁。他表示愿意与华盛顿达成妥协，但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基础上。只要华盛顿将莫斯科视为一个真诚而有价值的合作伙伴，普京便可以大幅推进与美国的安全合作。

在中东，使用武力还是按国际法行事的矛盾问题已经凸显，普京对此立场坚定。他坚称，应该防止那种外国军事干预和强行改变政权的“利比亚方案”在叙利亚重演。他从一开始就对利比亚方案持怀疑态度，谴责西方的“十字军远征”是以人道主义之名，行更迭政权之实。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首先是基于莫斯科对全球秩序的忧虑。俄罗斯郑重宣告坚持以下原则：必须保护叙利亚的国家主权；必须防止外国军事干预叙利亚；叙利亚政府或宪法的改变只能由叙利亚本国力量来实施，外部力量只能调停和推动叙利亚各方进行对话。

俄罗斯对“阿拉伯觉醒”态度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们对谁是起义的潜在受益者深表怀疑。本·阿里下台了，莫斯科没有掉眼泪；穆巴拉克受审了，莫斯科也没有掉眼泪；卡扎菲被击毙了，莫斯科更没有为之感伤，因为他们都不是俄罗斯的盟友。尽管如此，但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卡扎菲这个利比亚独裁者被残忍地杀害感到震惊。对他们来说，这一幕象征着“即将到来的变化”：不仅预示着野蛮行为的日益增加，而且预示着对维护阿拉伯国家政府世俗性质持怀疑态度的宗教极端主义者的崛起。俄罗斯人在高加索地区，以及更早时候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对此有切肤之感，他们担心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可能从中东蔓延至中亚、高加索诸国，乃至俄罗斯联邦中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

最后，普京指出，西方对阿拉伯国家的干预损害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俄罗斯的公司曾失去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合同，现在他们即将失去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的合同。俄罗斯还被

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改变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那么一旦阿萨德政权被推翻，他们也将失去叙利亚的合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物质利益并不太大，但莫斯科不愿意完全屈服于西方的压力。莫斯科肯定乐见北京在叙利亚问题上和自己站在一起。这使俄罗斯得以避免外交孤立，并由此提高莫斯科的作用。

在核扩散问题上，普京支持只以和平方式对待问题国家，避免对其使用武力。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计划，包括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严格而全面监管下进行铀浓缩的权利，是普京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原则。同样，普京拒绝承认朝鲜的核地位，但支持六方会谈并将其视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唯一途径。但普京批评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威胁和企图对朝鲜新领导人地位是否坚固进行的“试验”。他认为，美国及其盟国“自由地”使用武力已成为各国谋求获取核武器的促成因素。在这些问题上，莫斯科同北京的立场高度一致。

尽管在竞选中偶有反美言辞，但俄罗斯并没有限制美国经阿富汗中转而需要经过俄罗斯领土和领空。由于经阿富汗的中转过于危险或者根本无法实施，美国及其盟国已经转而依赖北方交通网络，即经俄罗斯和中亚的运输线取代需要在阿富汗完成的大部分中转任务。此外，俄罗斯正计划在伏尔加河边的乌里扬诺夫斯克为北约军队建立一个大型中转中心，以便物资和军队进出阿富汗。

普京准备面对一个后美国时代的阿富汗，因为美国在阿富汗“没有达到目标”，且面临的恐怖主义和毒品的双重威胁有增无减。遏制并最终截断阿富汗的毒品流通是俄罗斯的首要任务：如每年有40000阿富汗人因吸毒过量而死亡。至于阿富汗的未来，普京则将其交给阿富汗人民，其中包括反对卡尔扎伊政权的武装力量，其前提是他们放弃暴力、承认阿富汗宪法、断绝与“基地”组织的联系。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俄罗斯需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加强合作，以确保阿富汗不会对他国安全构成威胁。

全球权力向亚太的转移，导致莫斯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这一地区。2012 年 9 月，APEC 峰会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普京借此机会推动与中国和朝鲜接壤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基础设施开发。普京对库页岛和西伯利亚的几项能源计划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不仅可以将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往中国、日本、朝鲜和韩国，而且可以推动俄罗斯境内油气管道沿线基础设施的开发。普京比其他任何一位俄罗斯领导人都更积极地关注俄罗斯的贫困人口。在与中国接壤的人口稀少地区，他已经采取了一些创造就业机会的措施。1991 ~ 2006 年，俄中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勘定了边界，最终解决了两国的边界纠纷，这被普京视为其最主要的外交成就。

普京承认中国实力和地位的提升。他将中国看为一个重量级的参与者，一个影响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的主要因素。但他绝不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威胁，相反，他更喜欢谈论中国的挑战。显然，中国的崛起对所有国家都是一种挑战，更不用说俄罗斯了：俄罗斯发现传统的中俄支配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逆转。根据估算，1979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俄罗斯的 40%；1990 年，中国和苏联的经济权重大致相等，而到 2011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是俄罗斯的五倍多。需要指出的是，面对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普京及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出奇的冷静，并没有惊慌失措，这一点颇值得赞扬。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崛起也是俄罗斯的机会。无论担任总统还是总理，普京都一直力求利用对华贸易，以及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之间经济合作作为动力和资源，推动俄罗斯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普京来说，中俄经济互动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不过他承认，目前中俄经济互动存在诸多失衡：在几个领域，比如武器贸易、第三国市场如中亚，中国是俄罗斯的竞争对

手。一个更潜在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获取。将俄罗斯境内或其专属经济区内的资源置于俄罗斯的主权控制之下，是普京不可撼动的决心。在北极问题上，莫斯科拒绝接受北极是一个“全球公域”的说法；相反，他主张五个沿岸国，即美国、加拿大、丹麦、挪威和俄罗斯各享其专有权。

普京公开驳斥“中国军事威胁论”。在他看来，北京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称霸世界。此外，莫斯科乐见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为这给俄罗斯努力构建的“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盟友。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即俄罗斯和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制裁和使用武力，以及国际军事干预等问题上联手表决。俄罗斯希望与中国的联合成为在各种新的国际论坛，包括 20 国集团、金砖五国和上海合作组织上加强合作的核心。在莫斯科看来，这些组织的活动都应当提高全球外交的平衡度，因为全球外交至今仍严重偏向西方。

对普京来说，中国是一个真正的伙伴；有了中国相助，中俄没有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这种伙伴关系的基础是实用主义和两国国家利益的重叠。虽然对普京而言，中国不是其经济一体化的盟友或伙伴，但他绝对相信，他推动建立的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可持续的。同时，普京和莫斯科的其他政治家将密切关注北京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的举动，以能够察觉对俄罗斯、对其他邻国，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一切变化。

二 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

俄罗斯人认为，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将继续专注于中国国内发展。俄罗斯专家正寻找各种线索，以发现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究竟对中国未来的内政、外交和安全等领域的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俄罗斯已注意到, 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是基于三个“正面因素”: 其一, 俄罗斯是中国的邻国, 两国有 4355 公里长的边境线; 其二, 俄罗斯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 其对中国的价值随着美国关注的重点转向亚太地区而增加; 其三, 俄罗斯是中国对外输出消费品、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的接收国。与此同时, 俄罗斯还有三个“负面因素”: 首先,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俄罗斯都不是中国完全可靠的伙伴; 其次, 俄罗斯的战略决定, 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爆发的南奥塞梯危机, 事先没有同北京进行磋商; 最后, 俄罗斯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对手, 因此俄罗斯限制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一地区的发展, 不同意北京在该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在全球金融和经济领域, 尽管各方都畅谈建立一个非西方的世界秩序以取代现有秩序, 但中国的行动很少关注俄罗斯。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 中国认为与印度、巴西和南非合作比与俄罗斯合作更有意义。在全球能源和商品市场, 中国与包括欧洲和日本在内的其他消费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而俄罗斯则是一个顶级的生产国, 其利益是多元化的。虽然北京和莫斯科都表示支持提高区域货币的地位, 叫板美元霸权, 但中国的人民币远比俄罗斯的卢布更有可能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 中国和俄罗斯远不像在联合国安理会那样合作密切。

在联合国, 俄罗斯欢迎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与其站在一起, 但也密切关注中国国内就针对叙利亚采取强硬政策是否明智展开的争论。中国评论家指出, 俄罗斯能够承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 因为俄罗斯并不从中东进口石油, 但中国是中东石油的主要进口国, 因而不得不更为谨慎。一些俄罗斯人怀疑, 北京在叙利亚问题上追随莫斯科可能旨在巩固与俄罗斯的外交协同, 以便日后在中国有极强利益的问题上或者在俄罗斯有相对开放意图的问题上, 双方可以继续保持协调。

俄罗斯观察家注意到，2009 ~ 2010 年，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和日本围绕钓鱼岛、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围绕南海重新爆发领土纠纷时所使用的语气和风格。一些俄国人认为，中国领导人似乎正背离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的方针，果真如此，这将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大变化。然而，到 2012 年，莫斯科显然认定，北京至少目前不打算放弃其国际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即保持克制和温和。这让素来对任何细微迹象都极敏感的俄罗斯人感到放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莫斯科一贯在领土完整问题上支持北京。它始终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在西藏问题上冒犯北京。从 2000 年普京上台以来，达赖喇嘛从未获准访问俄罗斯，尽管达赖在俄罗斯联邦普遍信奉佛教的卡尔梅克和布里亚特等地区被尊奉为宗教领袖。莫斯科承认新疆是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并将那些在这一地区挑战北京统治的人视为“麻烦制造者”。就其本身而言，莫斯科感谢中国支持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完整主张，特别是在北高加索地区。

俄罗斯在中国其他的领土争端问题上并没有鲜明的立场，如中印在喜马拉雅地区、中日在东海、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俄罗斯和一直对中国抱有戒心的印度的关系历史悠久，两国形成了一种“特权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莫斯科和越南的关系同样历史悠久，后者一直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在南海问题上，俄罗斯的立场是呼吁和平解决争议各方的领土主张。莫斯科虽然没有支持北京的立场，但反对华盛顿插手第三国的争端，反对美国基于航行自由理念的观点，但俄罗斯的反对看起来并没有产生效果。

俄罗斯人知道，除非出于中国自己的利益，否则中国不会自动支持他们。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问题上，北京拒绝追随莫斯科，因为中国担心这将有损自身关于领土完整的立场。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决定不承认上述两地区是分离出去的格鲁吉亚飞地，中国的立场是这些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做出这种决定的重要因素。而中国对 2008 年俄罗斯为应对第比利斯军事进攻南奥塞梯而在高加索地区采取的行动，又表现出对俄罗斯的理解。

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中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组织。对莫斯科而言，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不错的外交平台，俄中两国事实上是在其中联合主导，而美国及其盟国并未参与其中。例如，在西方军队撤离阿富汗后，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帮助稳定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然而，俄罗斯并没有将上海合作组织看成实现中亚经济或安全一体化的工具。针对后一个目标，俄罗斯成立了两个由苏联加盟共和国构成的组织：一个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均是其成员国；另一个是关税同盟，正发展成一个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构筑的“统一经济空间”。

2011 年秋，普京宣布了他的欧亚一体化计划，呼吁加强关税同盟三国的经济关系。位于中亚、高加索和东欧地区的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最终可能通过自由贸易区而被进一步拉拢到这个一体化的核心。对普京而言，后苏联时代的“欧亚”是其更大的计划，即“大欧洲”的一部分。所谓“大欧洲”，是指建立一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体化经济空间。2010 年访问德国期间，普京宣布了这一计划，并在此后不断补充完善。换句话说，普京的“欧亚主义”旨在增强莫斯科同布鲁塞尔和柏林的谈判地位，而不是一个将俄罗斯的命运同中国捆绑在一起的计划。

俄罗斯认为，中国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试航和空军第五代战机试飞，预示着中国在努力缩小同世界先进军事技术的差距。看到太平洋上日趋激烈的海军竞争，俄罗斯也决定重振苏联解体后大幅削

弱的太平洋舰队。在堪察加半岛，普京一直坚持为战略核潜艇保留一个基地，而总参谋部因缺乏资金一度想关闭它。最近从法国购买的米斯特拉尔级两栖攻击舰将装备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基地。中断 20 年之后，俄罗斯人再次将建立远洋海军提上议事日程。

俄罗斯认为，中国大力发展海军和空军表明东部和东南部是北京重点关注的战略方向。这种关注使俄罗斯处于中国的战略后方，从而有助于消除俄罗斯军事规划者的疑虑。这些规划者密切注视中国对陆上军事力量投射感兴趣的一切迹象。中国最近在北部和西北部进行的军事演习及推出的新型坦克，似乎表明中国有这种兴趣。当然，俄罗斯赞赏中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自我克制，但同时指出，北京迅速扩大其现有核武库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普京一直注意着这个变化，并表示，俄罗斯不会同意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除非美国和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大国加入。他显然针对的是中国。

俄罗斯战略分析家正密切关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他们表示，中国不愿意被拉入一个与美国共治世界的 G2 模式。这样一种组合可能会让俄罗斯失去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并可能给莫斯科以及其他国家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北京—华盛顿共识即法令。这将降低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能力。事实上，俄罗斯人乐见中美维持一种复杂而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样可以让莫斯科轻松地游刃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

三 奥巴马（或共和党的挑战者）： 接触与对冲的比率几何

在撰写本文时，奥巴马被普遍预期将在 2012 年 11 月 6 日再次当选总统。然而，寥寥数周在政治上都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几乎没有足够的把握预测选民的投票意向。选民可能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

状况，特别是就业市场，经济的急剧下滑对在任总统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取胜，华盛顿将出现保守思想，而其外交政策则会重新强硬起来。美国打击伊朗不仅对中东，而且对全球，包括对联合国安理会主要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都可能产生深远的破坏性后果。

从历史上看，莫斯科一直密切注意中美关系的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苏联的两个冷战对手——华盛顿和北京——联手，导致苏联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地位严重下降。甚至在此之前，莫斯科都能感觉到，20 世纪 70 年代初，亨利·基辛格如何设计了一个中美苏三角关系来对付苏联。冷战结束后的情况大为不同，俄罗斯将其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资产，在保证其东部边境安全的同时，又可以遏制美国的全球霸权。与此同时，一些俄罗斯人也考虑与美国协作的可能性，以防中国在不远将来的某个时刻，忽然变得富有攻击性和态度强横。

那些仍然将美国视为主要对手的俄罗斯人则将中国视为珍贵的盟友。他们希望在诸如反对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北约东扩、军事干涉中东地区等问题上得到北京的支持。20 世纪 90 年代中晚期，许多俄罗斯人对他们与美国的关系感到失望。美国人并没有把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看成平等的盟友和伙伴，而是继续奉行北约扩张政策，一直扩张到俄罗斯边境，并开始在苏联管辖地区推动“地缘政治多元化”。俄罗斯精英因感觉受到了侮辱而愤愤不平，他们决心同美国对抗，采纳了北京首倡的“多极化”理念并借以反对美国在欧亚大陆可能即将到来的霸权。

莫斯科也是一极，然而除了口头上有所表示之外，莫斯科没有力量挑战华盛顿。它需要盟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力量比俄罗斯更弱，它们不愿意在摆脱苏联获得独立后这么快就同莫斯科再次建立联盟。更重要的是，它们根本没有兴趣转而反对美国，因为美国

是作为一个支持者出现的，而且如果它们需要，美国可以提供保护。因此，相当多的俄罗斯学者和政府顾问求助于中国。他们认为，俄中联盟可以抑制美国具有威胁性的影响，提高俄罗斯的权力和威望。

然而，中国总是彬彬有礼地对这些想法“泼冷水”，中国高度重视与俄罗斯的新关系，并将莫斯科看成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与俄罗斯的合作是有益的，需要扩大和深化。不过，任何形式的结盟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完全有能力独立行事。1950 年与苏联结盟只是一个例外，永远不可能再度重现。北京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国内发展。总体而言，中国没有览视世界的宏伟壮志。

在私下场合，中国学者都非常坦率。他们直言不讳地说，俄罗斯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大国，美国则是世界的“带头大哥”。尽管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有诸多议题，但中国最感兴趣的是利用其与美国的联系占领市场，获取技术和吸引投资。中国并不介意俄罗斯公开反对美国的政策，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莫斯科就是一个完美的陪衬，或者是招徕美国愤怒的避雷针。中国则有其自身需要处理的议程。

俄罗斯人现在开始第一次听到可能数年前就很合他们心意的事情。随着美国外交政策重心转向亚洲，北京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广泛压力——从人民币问题到缅甸问题，从海上力量到东盟，不一而足。基于此，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推测，深化中俄协作，甚至同俄罗斯结盟，是否有利于中国平衡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重新关注和华盛顿在中国周边寻找新盟友。

“大欧亚联盟”不会是一个意识形态协定或军事集团。尽管如此，“大欧亚联盟”完全可能是战略性的。中国和俄罗斯将在保护国家主权不受外来侵犯和全球舞台上推进自身利益等方面彼此协调

的政策；将达成一个能源协议，并把中亚笼络其中；将利用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来确保俄罗斯的国防、核武器和太空技术转让给中国，而中国的投资流入俄罗斯则有助于重建俄罗斯的制造业；将寻求通过中国在俄罗斯境内实施雇佣中国劳工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推动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复兴；甚至可能提出联手对美国形成中的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做出非对称性回应。

中俄两国都有一些人当下就已经准备为这个总体上只是作为例证的清单签约。但是，这个项目本身看起来注定是要失败的，除非美国犯了一系列重大失误，将中俄推入彼此的怀抱。普京肯定不敌视中国，也不畏惧中国，但他的大欧亚联盟计划的目标最终是将俄罗斯同欧洲，而不是同中国连接起来。亚洲只是刚刚开始制定新世纪的亚太政策，但这一政策不会仅专注于某一个国家。相反，俄罗斯将会在中国和美国、日本和韩国、印度和中国之间偶尔不平静的水域学习航行。需要谨记的是，从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与从波罗的海的加里宁格勒看美国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

虽然新中俄联盟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不应该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并倒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两国都受益匪浅，也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支柱之一，需要不懈努力、充分挖掘形成这种伙伴关系的可能性。中国和俄罗斯需要交朋友，但不针对第三方。

美国重返亚洲已经引起了莫斯科对中美关系的注意。俄罗斯人认为，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并没有对自己构成直接威胁，他们预计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而其他亚洲大国，如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一些小国，将居中发挥作用。俄罗斯因其独特的地位而没有直接卷入这场竞争；但他们需要格外谨慎：一方面要避免损及与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不要违背俄罗斯自身的利益而甘当中国的小伙伴。俄罗斯目前已是东亚峰会的成员，因此在阐述其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时，必须避免相对狭隘地只关注本国在亚太的

切身利益，成功地渡过这些危险的外交水域绝非易事。

在华盛顿看来，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在美国政府各委员会的会议上，可以连续数个小时讨论中美关系而不提一句俄罗斯。原因是，外界认为莫斯科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过弱，难以在其边界之外发挥作用。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大多数人可能将俄罗斯视为一个不断衰退的大国，而且他们并不把俄罗斯和其他“金砖国家”一样看成“新兴”或“复兴”国家。

对中俄关系审视一番之后，美国或西方专家得出结论：北京—莫斯科轴心事实上是一种非常有限的伙伴关系。他们看到，中国关注于自身的长远发展战略，而俄罗斯基本上是一个能源或原材料供给者。中国和俄罗斯并不是彼此最重要的关系：在中国看来，最重要的关系是中美关系；而在俄罗斯看来，则是和东亚及西欧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存在显著差异，且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中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奥巴马政府将继续修改美国的对华政策，更依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传统盟国，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新的伙伴关系国。华盛顿向缅甸伸出橄榄枝，显然是希望削弱北京在该国的影响。俄罗斯并不在美国的地缘政治考量之列，原因是双重的：莫斯科既不过于害怕中国的崛起，也不准备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因此，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实际上并不针对俄罗斯。

这使得莫斯科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一地位，既谋求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又推动区域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但这种地位也有可能使俄罗斯失去方向和犯下大错。最终是何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战略思维的广度、外交政策概念化的深度，以及俄罗斯的外交质量。

四 未来的道路


俄罗斯需要将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议程作为压倒一切的出发点，而将外交政策看成一种手段，借以确保一个安全的环境和获得现代化所需的全球资源。这种方略使俄罗斯有必要与中国建立一种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与美国建立一种非军事化的关系。俄罗斯应密切注视中美关系的演变，但要避免介入中美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此外，俄罗斯应努力促进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最终形成一个包括东亚、北美、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在内的太平洋共同体。

俄罗斯需要在 21 世纪将自己看成一个“欧洲太平洋国家”，因为它的根无疑是在欧洲，且其太平洋海岸是 21 世纪的前沿。地处东方将决定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位置。俄罗斯能否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将西起加里宁格勒州、东至堪察加半岛，跨越 9 个时区的辽阔土地整合起来，并通过其太平洋地区的领土将自己融入亚太地区，尚未可知。但俄罗斯如果不调整其政治心态，以欧洲为中心，过多地关注美国的实力，那么这种目标就很难实现。

对于中国，俄罗斯需要将两国的睦邻友好和战略伙伴关系稳步地转变成为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俄罗斯也需要通过国内经济结构性变革，以及加快推进与中国毗邻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基础设施现代化来重新平衡经济关系。俄罗斯需要通过增进对中国这一邻国的认识 and 了解，扩大职业、文化和人员间的跨境交流，拓宽与中国的关系。俄罗斯要加强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推动政府间的信任，就需要围绕长远的战略问题，如全球和地区安全、能源、环境和生态等，进行更加坦诚的讨论。

对于美国，俄罗斯需要深挖这个太平洋邻国的技术和管理潜力。俄罗斯人需要与美国西海岸各州、阿拉斯加州，以及夏威夷州

建立特殊的伙伴关系，以对应中俄两国当前正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这种关系。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中心成立俄罗斯的硅谷，将是伙伴关系下的特大项目。其他项目则可以利用美国、与俄罗斯有诸多相似气候特征的加拿大，以及其他亚太国家的经验。

只要主权国家继续存在，地缘政治就不会成为历史。轴心、联盟、三角关系和其他地缘政治组合在 21 世纪的全球事务中可能都有其用武之地。然而，全球化日益增强了世界的相互依存和紧密联系。其他形式的国际关系也在形成之中，包括北美、全欧洲和俄罗斯在内的欧洲一大西洋地区，事实上已经为实现该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和平、稳定和非军事化做好了准备。另一个亟待转变成安全共同体的地区是亚太地区。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建设这样一个太平洋共同体方面都有特殊利益。亚太安全共同体，是未来几十年的一个首要安全任务。2012 年的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新领导人都需要牢记这一点。

(韩雪/译 张杞/校)